

乐享21°C的城市

□李俊娟

安身于兹,顺利一生。安顺,21°C的城市,360度的人生。一座有温度的古城,得天独厚的温度为城市赋能,而人又是一切温度的原点。安顺,如此美丽的二字,既是在为本地人虔诚祈祷,又是对过往背包客的美好祝愿。

夜伴呢喃雨,晨迎清凉风

“天地空无半点尘,一片襟怀水共清。”安顺,地处贵州中西部,是世界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乃旅游避暑之圣地。

都知春夏水涨池塘,殊不知“内向”的安顺雨只在夜晚落下,不是倾盆而下的噪声扰民,而是穿林抚叶的轻声呢喃。等到清晨轮到安顺人上学、上班之时,地面上盈盈水洼已经成为点点涟漪,那是雨留下的痕迹,一夜过后,城市过盛的浮华已被洗净。

21°C的城市源自于安顺常年温和的天气。安顺街头,常吹一股风,既夹着阳光的温暖,又不失风清爽的属性,总之浑身上下散发着舒适。安顺一年之中很少会经历烈日灼热。

飞瀑脚下龙宫水,云山雾中坝陵桥

安顺素有“瀑乡”之称。黄果树大瀑布,是徐霞客笔下“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此阔而大者”,亦是孙行者之水帘洞,甚至还有关于此地的各类传说,诚然,黄果树从诞生就自带神秘色彩。瀑如其名,乃世界第三大瀑布,为一睹其壮,五湖四海游客纷至沓来。同为国家5A级景区的龙宫不甘示弱。被游客誉为“中国第一水溶洞”的地下暗河溶洞,为国内之冠。洞内钟乳千姿百态,其洞厅构造宛如神话中的龙王宫殿。全国溶洞专家感叹此地“览龙宫知天下水洞,荡轻舟临人间仙境”。所以说安顺是大自然的杰作,不事雕琢,却熠熠生辉,由此,旅游业为城市赋能。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如今,人们提起坝陵河大桥,所联想到的不仅是“贵州众多世界级大桥之



一”,低空跳伞也为此地递上一张新名片。桥卧云间似仙踪,雾绕黔山如梦境,仁立于青山云雾间的壮丽大桥,为安顺交通实现了“千里江陵一日还”,也为酷爱极限运动的冒险者提供了完美的运动场所,穿梭彩云间,领略高山之巅,一朝看尽安顺花,如梦如幻,又真实可感。

人生五味,烟火之韵,舌尖之绽

安顺,是一座可以“吃”的城市。青石板巷,香气四溢,亘古不变。这里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却完全不影响当地人骨子里的“野”性。青天白日,三五好友,茶馆品茗,或是逛通南北,一路上有甜蜜可人的冲冲糕,凉爽一夏的“小舒冰浆”,还有裹卷、丝娃娃为伴,要是冬天,来一碗热腾腾的贵州酸汤,吃一桌

火辣辣的贵州烙锅,暖意漫身;暮色将至,当地人便生起“炊烟”,将万籁俱寂化作灯火通明,摆起摊子,裹满鱼腥草的小烤串,或是独树一帜的烤豆腐,甚至还有田园派的农家小炒山笋蛋。此地除了诗和远方,还有吃和远方,感受酸甜苦辣咸此五味在舌尖的绽放,吃遍安顺,才不负走这一遭。

醉享大明遗风,身披彩月苍穹

安顺人,除了爱吃、懂吃、会吃,同时还精于工艺。人人皆知大明遗风,“屯军堡子”,皆奉武侯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数十万江南子弟来到安顺,太平时农耕,战时护疆,江南文化、中原文化与安顺当地文化不断交融,屯堡文化由此诞生。在屯堡,你会听见小嬢幺头上、腰间,屯银饰品随风

摇曳的清脆作响,寻声而去,应操着方言乡音的热情人家的邀请,推开旧木门,随时会上演气势磅礴的地戏,戏终人散,前往剧幕之后,演员们摘下的面具,便是传统工艺“脸子”,经过手艺人角色的理解,以及数月的精心打磨,绘声绘色的面具上仍留有匠人手掌的余温。不管是在城区还是古镇,总会见到披着“花布”的人,那便是安顺最出名的工艺品——蜡染,本是单调乱麻白布,经历蜡刀蘸熔蜡绘花于布后以蓝靛浸染,于阳光正好时取下,便是白于蓝的缠绵,动人情节的具体展演。

四季如春,青山绿水,口齿留香,温润古今。这就是安顺这座小城,还有小城里可爱的安顺人。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班正堂



在21°C的城市“屯堡文化”更能诠释360度的人生。在屯堡村寨,连石头也会唱歌,人们初识稀奇古怪的奇闻轶事,会感叹其博大精深。

走进西秀区双溪镇驷马牛屯堡村寨,石屋将会让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屯堡建筑的最大特点是石头的广泛应用,就地取材彰显屯堡人的智慧,睿智地将石头发挥到极致。六百多年前的屯军堡、民屯堡、商屯堡、碉楼堡等建筑规划成了今天的屯堡建筑群。用石头建筑的屯堡民居,具有强烈的军事构筑色彩,村寨内部的巷子互相连接,纵横交错,巷子又直通寨中的街道,形成“点、线、面”结合的防御功能体系。这个寨子像一座石头城堡,互相连成一个防御敌人的有机构筑整体,其设计不是城墙、地下和地道保卫战,而是典型的巷战,既可各自为阵,又可互相支援友邻,还可穿插迂回到敌人的背后,既保证一宅一户的私密性和安全感,同时又维系各家之间必要的联系。但您可知,这些主要建筑材料——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吗?

据退休老师刘道之讲,驷马牛!乍一听这寨名和屯堡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一般屯堡村寨都以屯、堡、官、哨、旗、所等字命名,但驷马牛却是一个实

在在的、古老的屯堡村落,与其他屯堡村落一样是“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的后裔,仅凭这些石制品就是最有力的佐证。据祖辈人口耳相传,在南迁大军到来之前,有一王姓人家居住于此,寨名王家湾。之后,驷马牛的刘氏始祖刘诚携妻马氏来此定居。刘诚去世后,其子刘大邦凭借一门驷牛、马、猪、羊的精湛技艺撑起家业,逐渐名扬四海,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家境殷实。刘大邦娶妻生育五子,开枝散叶,从此刘姓人丁兴旺,驷马牛手工艺代代相传与日俱增。四乡八邻人尤其喜欢饲养马匹,马既可当交通工具,又能拉车犁田干活,还可变卖马仔赚钱。那个时代马匹自然也就比牛羊多,加之雄性成年马匹脾性生来暴躁,不好驾驭,必须阉割掉,常常请刘家去帮忙阉马,惯用“驷马牛”来替代“王家湾”,渐渐地“驷马牛”成了名副其实的寨名,沿用至今。

也许是上苍赋予善良厚道的刘家的馈赠,在驷马牛西北面二里地有一条长坡,名叫尖山。薄薄的土层覆盖着像千层饼样丰富的石板,最薄如纸片,一般平均一二厘米,最厚的也就四五厘米,而坡的右面却有更厚的岩层,其厚度大多十几到几十厘米之间。刘家祖先们物尽

其用,坐地生财,最厚的作屋基或铺路石,次薄的砌墙,一二厘米厚的裁成方块当瓦片盖房,四五厘米厚的根据用途裁成大小不等的墙板,用作室内隔断,或制成水缸、石凳、茅厕板、石碾窝、镶嵌水井等。坡上石头多得用不完,刘家后裔不再做驷马牛生意了,世代守着山坡开采片石倒卖发家致富。他们在农闲之时都会安排长工到山上去打石板,除了自用,大多数数卖到十里八乡,近的卖到旧州、天龙镇等地,远的卖到长顺、紫云、关岭、镇宁、普定、平坝邻县,更远的都慕名来购买。如遇订单多了,刘姓人主动用马车运输石板上山,生意越做越大,大有到石板的地方,就有刘家工人。这样驷马牛寨成了石头头的源头产地,石板卖得越多,财富就越雄厚。

在驷马牛,随便进入哪家,新石器时代的所有石器会塞满您的眼睛。屯堡人住在石墙体、石瓦盖(薄石板)、石基础、石柱子、石梁陀、石阶梯、石院落的小屋里,冬保暖、夏透凉,好不惬意。生活之需也多与石头有关——石灶台、石水缸、石盆钵、石桌石凳,石猪马槽,捣块盐巴、糍辣辣椒、姜葱蒜用的石擂钵,舂米面用石碓窝,打糍粑用的石臼窝。还有那被车推着不紧不慢、晃悠悠地旋

转的大、小石磨,四下流出洁白的米面和乳白色的豆汁,滋养着屯堡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命运、希望和憧憬。那豆汁在大锅里煮沸,经酸汤点化,豆腐立马“坐地成佛”,早晨一人逮上一钵热豆浆,美好人生就从这里开始了。甚至于人们身上穿的更是离不开石头,新布用石碾碾轧,洗衣放在大石板上用石棒捶捣腾、清洗、晾晒。人们修桥补路,建设祠堂等务必竖块石碑,铭刻碑记,以警后世。竟连人死以后也要争块石碑。屯堡人的生、老、病、死,春发、夏长、秋收、冬藏都离不开石头。家家户户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和难以割舍的情怀。

进出寨门,穿过石洞门,走石街串石巷,东西来往、南北交叉的石甬道,我们每过一地,都需做个记号,唯恐如同走迷宫走不出死胡同。但我们不禁会发现石甬道缝隙里长满了狗尾草,说明前面走不通了。不知是在磨地板,还是地板在磨人,总之,石街石巷被磨得光彩照人。屯堡人的骨骼、性格和意志都是石头制造的,处处彰显坚硬与刚强。就连说话都充斥着石头般硬邦邦、起钢音的军人品质。

据说,驷马牛的石板砌成房子会唱歌,特别是站在墙根下侧耳倾听,会听到如同牧童演奏笛子般婉转悠扬或吹箫引凤般低沉浑厚曼妙的音乐从房顶和墙缝里传出,仿佛天籁福音。这更增添了石板的神秘感,石板自然就好畅销。如今随着环保时代的进步和现代化进程广泛深入,当地村民都改用砖块和钢筋混凝土建筑房屋了。中青年普遍外出务工,见多识广,积累了财富,传统石板民居已不再受宠了,三、四层漂亮的洋房别墅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在村寨边缘,干净澄明的新式自建楼房总能让人清爽愉悦。房屋无需雕龙画凤,但求装修干净整洁就有舒适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传统石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一首经典老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唱的就是驷马牛村的石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也能给善良者以欢乐。只要你懂得它的珍贵呀,山高那个路远,也能获得。……它能给懦弱者以坚强,也能给勤奋者以收获,只要你把它爱在心中呀,天长那个地久,不会失落。”时刻激励人们奋勇前进!

驷马牛村入选全国第四批传统古村落名录后,村民们通过劳务输出,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在传承屯堡文化和振兴乡村的小康征途上,会走得行稳致远。

乡愁里的打哈村

□陈慧

野茅草恣意绽放,月辉与星光缓缓洒下,打哈村仿佛蛙泳的小鱼,静静驰骋在群山之中,莺飞草长,春风拂柳,看得见山,看得见水,看得见乡愁。

打哈村庄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交通便利。伸手不见五指的村庄,坑坑洼洼的路面,仰望天水的打哈印象已成为一种记忆,镌刻进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沧海桑田里。如今,晚风弹奏竖琴,打哈同胞用富有节奏的声音高唱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谱写新时代“中国传统村落”靓丽打哈新篇章。

打哈村民用歌唱的方式,回忆古老的歌谣,守护乡村的疼痛,他们世代坚强地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大山里,条件很艰苦,但他们很坚强、很自信。《亚鲁王》史诗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是他们最崇拜的史诗。依靠这一长长的英雄史诗赋予的力量,他们克服生命历程中的无数磨难,在梦想与希望中感受生命的意义。

村内居住着伍、陈、韦、魏、岑、杨、谢、陆等八大家族,各家族都有唱诵《亚鲁王》史诗的东朗队伍,少的有七八个,多的十多个,各家族的葬礼均由自己的东朗队伍主持。在传承和学习《亚鲁王》史诗时,不仅可以在家族中的东朗之间相互学习,也可以和其他家族的东朗交流学习。不仅男的学,女的也学,妇女在葬礼上哭丧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亚鲁王》史诗里的内容。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一史诗,把对生活的期盼与命运的破碎感唱进歌里,浮浮沉沉间奔向未来,在漫卷的声浪中凝聚向前的力量。

打哈村民陈兴华从小热爱本民族文化,特别是对亚鲁王史诗热爱至深,他利用四年时间现学电脑录入、整理、翻译出了一部《亚鲁王》英雄史诗。这部史诗把纸质文字与二维码融为一体,为传承者的学习提供了很大帮助。因此,陈兴华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他传教的共100多人。近年来,在黔西南自治县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与帮助下,陈兴华创办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亚鲁王文化打望传习基地,为本村的传习和省内外专家的学习考察提供了便利。

打哈村特色文化多种多样,唱丧葬歌、逃婚歌、寡思歌,迎送歌、感谢歌等。他们吹唢呐,敲铜鼓,当铜鼓的咚咚声在山谷荡气回肠的萦绕时,意味着一位亚鲁王后裔走完了生命的艰辛历程,这神圣的葬礼仪式就是亚鲁王后裔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并虔诚笃信薪火相传的生命神话的仪式。

这里的女子擅长绣花,对于穿着首饰的花纹异常考究。女人们凭借自己

的天才艺术创作出各种视觉艺术符号的刺绣,这些刺绣中最为神圣的就是死者入棺时盖在脸上的刺绣,苗语把它叫“芒就”,“芒就”。

这里的人信仰祖宗,崇拜自然,他们相信人一生所拥有的都是祖宗和自然赐予的,不能违背祖宗的规矩和自然规律,所以他们的禁忌颇多。饮酒是打哈村男女老少的一种嗜好,家家都有酿酒的习惯,甘甜的米酒必是招待客人的佳酿。此外,宴请客人的主要食物还有甜酒粑粑,土鸡肉、腊肉、血豆腐、灌肠、糯米粑和小米粑等。他们勤劳朴实、开朗大方、热情好客,家里来客人要杀鸡以酒招待。

在打哈村,目前流传下来的古建筑很多,比如陈氏古墓葬,木结构的吊脚楼和圆仓等。陈氏古墓坐落在打哈寨子东南方的山脚下,坟墓是用人工加工好的正方体石块垒砌而成,至今仍保存完好。吊脚楼一般修建在环境优美的苦竹林边,大片大片的苦竹青翠欲滴,装饰着打哈的春天。吊脚楼是木结构的2层小楼房,下层饲养牲畜,上层居住人类,方便对牲口进行管理,可以防盗,还可以避免因潮湿患上风湿等症。目前打哈村古老粮仓随处可见,粮仓也叫圆仓,是苗族人用来储藏粮食的古建筑,圆仓多是竹条做成的,透气防潮防虫害。此外,村内还有古老的榉木,榉木现有8棵,分散在4个村民居,迄今为止没人知道这8棵榉木的生长年龄。

打哈村被授予“中国传统村落”荣誉称号,这是肯定,也是鞭策,打哈子民注定要倾献毕生精力,守护绿水青山,厚植传统生态文化土壤,造福子孙后代。曾经打哈村被纳入全省深度贫困村,在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打哈村实现户户硬化路,实现亮化照明路灯全覆盖,光纤网络全覆盖,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建成标准的养猪场和养鸡场,修建水池塘等,2020年实现村集体经济全村贫困户分红,人均收入超过脱贫线,实现整村脱贫。

如今打哈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稳住当前外出务工就业大局,持续夯实“3+1”保障战斗堡垒,持续抓好防返贫致贫监测底线任务,高瞻远瞩谋划产业项目发展,把蓝靛种进田间地头,持续开发传统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能量源泉。如今,打哈村正以坚强的步伐继承、弘扬、传唱《亚鲁王》史诗的经典文化,也正以百折不挠的奋斗初心展望未来,向着富裕、和谐、生态、美丽打哈未来明天大步迈进。

安顺之美

□沃罕

70多岁的我,走过的地方不可谓少。但从青岛来到安顺这座21°C的城市,仍然真切感受到这里难以言说的魅力,乃至用不着刻意修饰的魅力。

安顺的山多以单体呈现,类似草原的蒙古包。所不同的是——一座座成群结队,各居本位,又相互勾连,独立而不孤独,浑然一时间对外的神圣与庄严。偶然亦有双体多体山连为一堵;双体的仿佛卵石兄弟,多体的如多胞胎姐妹,无论是双体山还是多体山,它们于垂垂下,各抱地势,各有归宿,各具风姿,又各具神韵。

走在安顺街头,听到清脆悦耳的哨声,那种久违的失落令我难以矜持。这哨声,来自安顺交警维持交通秩序的十字路口。悠悠的哨声,善意的提示,于是乎,这里的秩序井然便成为安顺的常态。有了这样的秩序,何愁安顺不“安顺”。

贵州旅游,安顺黄果树瀑布是必须打卡的。一支垂流直泄,无遮无拦散漫不羁,逃脱任何束缚。飞流直下,恢弘气势令人震撼。无论如何奔腾,依然有它的内敛与惠秀。

安顺也是值得一提的景点。轻抚文庙庙石,仿佛听到安顺人热爱文化的心声,亦仿佛再次聆听孔子的谆谆教诲。孔子有教无类之润世儒道,在心中萦绕。

从文庙出来,是安顺古城。抚摸着古城的一砖一瓦,上面浸透了安顺人民抛洒的血汗,砖与瓦之间斑斑锈迹的缝隙隙隙,写满感动与欣慰,那些砖瓦,如同苏州评弹的旋律,婉转幽曲似泣似诉,令人倾心,亦欣慰不已。我突然觉得,自此方始,安顺,成为我不愿离目的凝视,即使有朝一日因鬓毫至而化作替

皂,也会将心当目,凝视你秀美的身姿,凝视你不屈的信念,凝视你幸运与微笑,然后侧耳你铿锵的前行足音。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

离开热闹的古城,来到龙宫景区。头顶条条缕缕的钟乳丝缕,眼望着一闪一闪的各色霓虹彩射,在没有喧哗的溶洞中穿行。从洞口徐徐而至的微风拂面。在美丽狭长的溶洞泛舟于深蓝的潭水,感慨这世界竟然有如此好去处——谨慎、空旷、幽暗、朦胧、隐晦、愉悦,还有无尽缠绵……如果错过龙宫之游,必会辜负此生来此不易的生命。

安顺除了景美,还有“味美”。我对辣椒情有独钟,一到安顺它就极快地征服了我,深深地诱惑了我。对于年均降雨量1300毫米的安顺来说,辣椒的功劳很大。中医讲:“肾喜热,脾喜干”。作为五行理论中,土属脾的说法,“喜干”是它的本性。若脾不能保证干燥,作为调和机制的它,自会累及周身。换言之,脾不好,心、肝、肾、肺,便随之而亚健康甚至不健康。安顺家家饭桶,无辣不成菜,无辣不成宴。辣椒与喜气同步。安顺椒的功劳功高,加之一座座天然大氧吧,健康顺理成章,长寿亦顺理成章。

安顺,贵州之微缩版本。安顺,我的贵州之行,独独与你相遇。感谢你为我提供如此之多之好的审美对象。由于安顺,你恩赐的某种激活,让我有了讴歌你的冲动。但轻灵不羨厚重深思,拟就一副对联,赠于安顺并贵州,作久念之:上联:安顺顺安安安顺顺天不荒地不老;下联:青山山青山山青青人相爱情相融。

